



四書匯叅

孟子

十二

口仁 72
2673
24-22



門口仁12
2673
24-22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按禮重之答只是據理而言不以事實相較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摘訓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只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十二告子下 一 敦復堂

大正十年三月廿五日
周本正氏贈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說統所謂以禮食者，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是也。○語類不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述朱不以禮食，如不食嗟來之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亦其類也。不親迎，如家貧不能備六禮之類。六禮問名，納言，請期，納采，納幣，親迎也。○蒙引任人此言，亦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闕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段說話。○按任人亦本告子食色為性之說，其儀禮即所以外仁義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集解於答何有正文在往應之曰以下，不揣其本三節是先就其言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

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

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

定其高卑。○條辨可使二字最有意。寸木高於岑樓者，使之高也。食色重於禮者，使之重也。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使之也。○翼註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是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

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集解上節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未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分必多寡齊而後輕重見自是相承說然上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重食色此言鉤金不可與與羽較是言任人有意輕禮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揚明耳○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

輕重之差而已

精義尹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

重而巳○蒙引禮食親迎本不是輕但以對滅性廢倫則為輕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奚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徐辨既辨其不平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

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將

撻之乎

紵音軫撻音婁

紵戾也撻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蒙引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

與接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

得禮終是重矣。說約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

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終

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撻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

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愚按

往應之須看前後針鋒相對處未嘗變任人得食飢死之

說而以終兄易禮食未嘗變任人得妻不得妻之說而以

撻處子易親迎方見得人得妻不得妻之重者比於禮之

輕者故失其衡孟子是取禮之重者亦比於食色之重者

而其衡自定若取食色之輕者亦不足以服任人矣須知

以輕較重即任人自開其隙惟兩重益衡任人。此章言

遂難橫抵耳於此見孟子析義之精語言之妙。

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

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

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亦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人

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

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聖賢固不肯枉

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

也。按此章本旨只在力爭輕重之大分其未嘗膠柱調瑟言外員補一層乃正於大分上毫釐不爽。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

子所嘗言也。愚按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中却有兩面曹

意在可故聞孟子之然輒問如何則可惟孟子意在為故

於交之妄意其可隨加棒喝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弗為

耳所不為也及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都是偏

授他為處為則未有不可者不為安望其可

交間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

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見非不龐然大也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
按此便隱然是以不勝為患○說統食粟一語此是曹交實供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却自不曾省得便是

飯從脊
梁上過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
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是也鳥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語類孟子道入皆可以為堯舜何會復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

且如銀坑有鑲謂鑲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新安陳氏曰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按奚有於是是字或以為指形體言或以為緊承食粟而已對照不勝為患故以無力人為說味通節語意以後說為長○條辨末二句豈以弗勝為患單貼能勝堯舜說弗為耳與亦為之緊相照應中間為有力為無力為鳥獲三為字義別如云則是個無力之人是個有力之人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愚按以孝弟言堯舜之道固宜將孝弟說得十分滿足然本文只是從徐行說下見非人所不能轉不須說到極至反起人畏難之心或問均是行也而一徐一疾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非如佛者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

之說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耳○語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說統世人不能為堯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來你道堯舜不能為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為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何以不勝為患此節正見人皆可為堯舜處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覺軒蔡氏曰孟子以入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脩為而即可以為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阻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交之不足以進此也○艾千子曰一服一言一服一言一皆如堯非易言之也乃備舉而難言之耳一服一言一皆如

桀非淺言之也。乃蔽錮極深耳。故曰亦為之而已。見得無之非堯無之非桀不為堯即為桀。○愚按人將此節易滑口讀過便看得而已矣。三字恁地輕渺。若一字字鄭重讀之。方是令食粟人聳然。豎起脊梁。當下透出為字精神。命脉何等老。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婆心。急。豈謂是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皆是執其病之切處。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扶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或問學莫難於

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先。今日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夫致知之方乎。予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為此耳。○語類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這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文集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為求師於外。

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未言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以開其為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入師也如先儒○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所謂當以己心為嚴師之意

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其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

率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警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瀆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佞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紹聞編高子以小弁為小人之詩蓋以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獨咎小弁乎。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精義尹氏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惡在其孝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

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按本節言小弁之怨。方是說他哀痛迫切之情。正所謂垂涕泣而道者。高子所疑之怨。正坐不曾見及此。此其所以為固也。○爾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

自責也。其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爰

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現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輯語何以不怨。是不解之詞。然丑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

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或問小註親之過大是傷天地

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怒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至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為不孝也○策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為一關於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愈疏是親既疏我而我又疏其親便是愈疏了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石石指母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水遽怒子微激於母而子遽怒故曰是不可磯通節歸注不孝二字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愈疏不孝小弁之所

以當怨也不可磯亦不孝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推明怨不怨之旨歸重小弁上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精義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

小弁直怨我罪伊何或問申之曰舜之怨曰父母之怨曰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與○淺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也實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為證而取詩意之近厚耳○說統上文只說怨字此處引舜為斷却露一慕字蓋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般此其所以為仁人孝子耳不必駁小弁○愚按章意只是說詩非論平王也前後以怨不怨相形一斷之以親親而其疑盡釋未言孔子之言舜亦正以破高子之固豈真以舜與平相提而論哉要以舜之怨慕為至孝自不得以小弁之怨為不孝註中虛實字都極斟酌分明○本支於舜止

曰慕以怨已融於慕之中故為至孝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而未盡乎慕之道故不可為孝而僅得謂之不為不孝然此處孟子引○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來只見得當怨意

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

怨也四書通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

理之至真者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慳口莖反

宋姓慳名石丘地名集解不期而會日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集解孟子必素知其為逆說之士將何之之問

以人國言非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翼註

宋慳之說先楚後秦則所謂二王之遇亦是說不遇於楚必過於秦勿倒○構兵只言相侵伐且慢說兵連禍結侵

下不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

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

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

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當是時以利

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

斷之以正而已或問小註宋程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

悖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主以仁義之

道廢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即其利之一字而

究論之○蔡氏曰宋程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

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

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說統志大謂其志在息民與從人

志在為楚橫人志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

正其號○集解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即指之趨向處也心

縱無他而號已不善在遊士以為逞臆而談而不知聖賢

之稱名必慎○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利字下二節

皆發明不可之意○愚按明斥其號之不可正隱究其指

之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程一言而罷之豈非

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太

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

嚴其防也○精言悅於利而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

於利是利以罷興也因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

之根絕矣○集解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始以利罷

者必旋以利興利端既開到得個人趨利則君臣父子兄

弟皆秦楚矣個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構處皆相構處豈

必兩國構兵哉此覆亡之勢所以斷

自悅於利始悅於利肺腑間皆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

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

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弊○紹聞編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導人以利則人將惟利之

趨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曷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嗜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禦有所不為此人之本心也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其所不忍不為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爭可息兵可寢而舉國之人孰肯遺其親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為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翼註上節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為之意此節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俱漸次逐層說開趕出兩邊興亡之異○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集解上下兩節不

平看上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極言仁義之效以見當主於仁義而不可主於利也故末復找何必曰利一句應轉前文以申明不可之意此章與首篇首章用意畧相似而結法亦如之直是斬釘截鐵○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

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於遊說之士倦倦救世之思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

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

不必報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述朱輔氏說只可作泛論若粘本節說季任亦未

來見不可謂其禮意之輕太抵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輕觀末節可見但在本節

只作序事伏案不可預透○按兩受之而不報此處只作一例看幣交道遠均一時所不能答報非有心也○說統

日居鄒日處守日平陸日為相此是序事中書法却未道破又日通章逐段推明不遠說盡首節為相處守四字是

伏案中間不成享三字是斷案末節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是結案○文集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按此條單主儲子預透後文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或問小註首節是言其受幣之同如此他日由鄒二句是言其報禮之異如此○蒙引連得閒矣謂已得閒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閒隙處也○說統謂此中決有個義理不可認作捉破綻下為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詞以相探耳非以俗情窺師

問曰夫子之往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

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條辨單問不見

儲子之故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甚活知其不為此而疑之之詞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此周公營洛邑告成主以御諸侯之道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享奉上也儀禮也物

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

不用志于享故也蔡傳享不在物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書所享指

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儀禮意也對物言即下志字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說統志與物兩盡才成個享引書專重不役志于享一句○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條辨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見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蒙引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役志于享則所

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則不成個享禮所以曰不享○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惟屋廬子便解得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

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

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亦視其禮意之輕重

而行吾義而已○說統不得之鄒得之平陸在處守為相

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故亦道出自家悅底解悟來按

集註兼不得往他國及可以至齊之境內說則居鄒處平

陸亦正與此二句相關○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

儲子邊故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邊未以得不得相形

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輯語交際予受應酬之道視其

誠意以為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先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

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

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蒙引

二字只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大註

自分曉聲譽事功大凡仕進底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存

疑髡意以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

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

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時苟我以出而為

入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

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說

統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髡雖兼言其實致幾重為人

邊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

其為入仁字固是兩邊夾擊意却側注立功濟世一邊方

與後兩重相貫○通章以仁字為骨子以用不用三字為關鍵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

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說統此叙三子事與別處不同乃緣他自為為人來說如夷似一於自為如惠似一於為人如尹又似觀望於自為為人之間此君子是孟子暗自指正與末君子之所為句應○集解道以迹言趨以心言髡論仁以迹孟子論仁以心如但以迹則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然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謂承三子言亦可何必同句最重○何必同非謂不必與古人

同也此句只對自為為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合理自為亦可為人亦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可自為非鳴高為人非拘俗時而為人時而自為非行止鵬笑三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亦何必以一轍拘○輯語此處仁字只就出處上論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微自存 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精義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

不如此○四書通獨詳伊尹者夷不屑就惠不屑去其迹易明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正解史記云公

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給恩百姓修禮隣國非復昔日之魯髡曰削甚蓋誣之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

未必能有為也精言首節名實未加而去之髡意重去上見事功不成忽然引去不成自為又不成

為入孟子告以不必同正見其當去也此即暗承前意跌進一層說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酷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

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

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說統奚非愚於虞而智于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已伏末節不

用字○按削何可得只承不用賢句轉下見賢者之非無益於國不必更粘魯事較量○契緊在用不用字固是隱

含齊主之不能用以見已之所以去齊然此處只以亡字霸字與削字對針尚未及去齊之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

謳聲有淇水名

趙註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繇駒齊

人善歌

歌長言也

高唐齊西邑

齊境大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

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詰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儆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鬪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隄而隅為之崩按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事髡并說或當有之然不足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翼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

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基本上豹駒等推開以起下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未又反掉以見其果無○說統髡譏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着一未字責之猶寬繼言無益入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名實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步按髡意總是在事功上論而不察君子之用心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

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

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集解：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為不用也。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議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識得。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語類子於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肉為得罪於君耳。又集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日自謂。紹聞編：虛齋謂以細故去國為微罪，欲以微罪行使人答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為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按此則朱子云自謂之義益

明已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耳。若照大全其汪氏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之用意忠厚矣。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紹聞編：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決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

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說統節首提出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為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入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己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為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按君子之所為二句，本文只粘定孔子說集註孟子之所為，乃是於言外補出。然說孔子處，孟子正隱然自况。衆人固不識，緊對髡必識之。衆人不識，一足衆人識淺。

一是君子地分本高着一固字直是不堪奚落然正須將所為說得委曲則不識意自高雅不是一味輕薄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愚按淳于未嘗識賢由於未嘗知仁蓋亦戰國之習氣全以功名為重故其諷孟子始終只在仕齊無功而不知君子守道之嚴用心之厚其無私當理有非流俗人所能知者此去齊之故終不欲明言而託於孔子以見意滑稽利口之徒直度外置之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紹聞編自王道衰人惟知五霸之功何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為罪人蓋孔

子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亦如此。姚承菴曰當時王章侯度蔑焉無有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說統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雖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俑

夏昆吾商大彭不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本杜氏春秋傳註不必從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

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

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闕同治去聲

孟子集注卷之十一 告子下 三 敦復堂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

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以修百職也不與尊賢相混。慶以地者三主之世當尚有閒田或亦因六師所移可滅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獨言土地荒蕪則律必非空言也。田野不治兼之矣。

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有賢不見用也。培克在位者畜聚斂之臣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有慶以地而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移之者誅而惡惡短慶以地而讓不必遽削地亦未可知。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曰變置之則非定滅其國矣。吳因之

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天下隱然說個討者出命以天子討而不伐道理故下以討而不伐承之。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孫疏平時為方伯征討時則稱連帥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

士當征伐時則皆軍帥旅卒之長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

其罪而伐之也搜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

之命也蒙引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

若搜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復於上也。鄰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搜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搜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

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新安陳氏曰無王而此使居三主之世豈非罪人。輯語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王將天命天討之本一齊蔑却此搜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為搜伐矣故第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自入其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

之事按言巡狩言述職皆是以三王為準為五霸爰書起案。省耕省斂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軟所洽反籜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輯語若曰五

霸桓公為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為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孟

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述朱本文當以葵丘之會諸侯

六字為句主桓公言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

明天子之禁集解威信服人無事歃血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下五命即載書之辭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

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此所以列於五禁之首。再命用賢圖治之事也賢固有德

者才為有能者然亦分德之緒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餘尊之育之皆所以彰之也

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三命彙遠能通之事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

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入廢

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

天子而後殺之也。四命：天命、天討、馭臣之事。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

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蒙引：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

人專小利，壅泉也。病鄰國，激水也。泉水若利於己國，則壅

之以歸於內，泉水若不利於己國，則激之以歸於外。然專

其利於己，則必有病於人。嫁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

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睦鄰

尊王之事。集解：五命所載書辭，皆是天子之禁。桓特申

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篤鄰國之交，在桓公本

是借為後日樓伐地，而孟子述此却因說同盟原要歸好

若既盟之後，一有犯此五禁者，便是自于王章自取罪戾

故下緊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意，在今之諸侯并得罪

於玉，霸不必復搜索齊桓心曲也。精言前節極力鋪張

三王之制，而以樓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

霸之禁，而以皆犯此五禁一句斷今之諸侯罪案，是一樣

法文。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

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

成之罪尤大也。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蓋君

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而迎而安之，則其發也

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

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惡難知。易

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與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險陰邪之人也。

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此

得春秋之大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精言通章語意一節遞降一節五霸

已得罪三王而今之諸侯又得罪五霸所以然者皆今之大夫為之耳不獨長君而且逢君罪不容誅矣。黃氏曰抄五霸三王之罪人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主以上之議論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翼註：教民註專言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

教固所有也。條辨人因中間論制不可過處多。遂謂重過制上非也。孟子喫緊在殃民二字斷慎子罪案。蓋不教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之死地。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却是轉一步說看後面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一句撇過。過制落到仁上而以况於殺人求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蒙引上一條言其徒殃吾民不而於理亦不可按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入土地而於理亦不可按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入土地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

滑釐慎子名。正解此則二字單承不可邊來。按慎子意只在勝意只在有南陽今且決之於一戰而

猶謂不可此真慎子之所不識者故下文遂與明言之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賽合註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之典籍。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條辨要說下諸侯百里為封國定制故亦以天子之地陪起見天子尚不敢自己過侈而况諸侯可不守先王之封制乎。按先主分土之初千里百里俱非苟然要說於外不可增却先說於內不可減此孟子立言之妙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宋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或問小註此舉先王之定制如此。輯語儉非儉

蓄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最善摹寫上文足字之

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

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條辨封國皆有

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為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溯其始

封耳。集解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句用而字一折正

見先王定制稟然足畏雖元勳貴戚毫不可踰以起下節

○按語類中多有辯魯地百里之說朱子亦無定論且於

此章本義無

乎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焦漪園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

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

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

地土且在所損况可益以未有之南陽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彼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

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愚按徒取諸

彼以與此本必無之事特設出此話頭以見制之必不

可過耳仁者不為全在過制上說正應前文然且不可意

况於殺人以求之乃打轉殃民尤為貴慎子本意故下文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事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乎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仁也。○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為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志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才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底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在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或以當道由志仁來於本文未免倒置。○愚按前一條以志仁為歸宿，後一條以當道為發軔，二說正互相發。○章末高唱君子之事君也，言外便見得慎乎事君以非道而為不仁之

事是一小人而已，其為不容於堯舜之世可知。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文集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存疑辟開墾是盡地力，李惲是也，故為富國之事。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為君富國，剝下承上者，此是

孟子集注卷之十一 告子上 十一
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
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也○徐辨
只我能為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為民賊
辟土地侵民之井疆也充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
必克戕民之性命
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解所謂道即富強是也習以成風為俗上以是求下以是慮

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吳省菴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子發此○新安陳氏且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說統百圭意在

矯當時重斂故云二十而取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

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按史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人四

書釋地引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則此書所載疑另為一人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說統見得中國而從夷狄之法成何世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集注卷之十一 告子上 十一 敦復堂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醢之費無諸侯

幣帛饗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

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

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

取愚按惟其所出之少故所費自不能多惟其所費之少

故所取亦不必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

而未向只頂費省而言○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饗殮既

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說統此亦從輕稅說來見雖欲件件減省自有必不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省者○按特提居中國以見貉道可而中國斷不可

因其辭以折之。集解前以陶與用比此以陶與人比無君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為貉亦

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宋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皆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可謂委曲詳盡矣○按此本史記所載白圭事而言亦因註中有林氏之說也○說統先王立法定為什一之則亦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特把大貉小貉與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弊而極言之所以見堯舜中正之道萬世無弊○按輕賦固為重賦

之漸然貉道之不可行只就當下便見得故孟子痛闢其非只是言其不足用推出下層轉非本義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精義尹氏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蒙引白圭所以自負為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也然其妄甚矣○紹聞編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如白圭者是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存疑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海為受水處而非人所居。此禹之所以為仁也。以鄰國為壑。鄰國獨非人乎。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平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

水之災無異矣。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

但委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不

仁甚矣。條辨上節禹以四海為壑。是緊承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二句故用是故二字接。吾子以鄰國為壑。是直起

水逆行四句。故用一今字轉。水逆行即指鄰國為壑。故註

解為下流壅塞。故水逆流。既謂之洚水。即便是堯時之洪

水矣。禹於洪水而治之使平。所以為仁。人丹本小水而壅

之使成洪水。豈不為仁人之所惡。時解謂水逆行四句。只

解禹去洪水之害。不以為惡。丹而以為惡。堯時之洪水。殊

失語意。起結兩吾子過矣。俱就丹之自以為愈。禹而申斥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執，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精義尹

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或問考之說文。古

無亮字。今以為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

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

則但為持守之意。而未為以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

者是也。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

意。言君子捨是則無可據守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

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

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精言或問云：君子舍是則無可

據守。此與左傳杖莫如信同意。執字活對亮字。不過不

倚仗意。與操守堅固意有別。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只此誠舍是便全無把柄了。故執字靠定亮字說。非亮主

心執主事。亮在平時。執在臨事也。○集解亮即友諒之諒。所謂誠也。故集註止訓信字。○孫疏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則信。其用則明。按亮字本義止訓信。然不兼言明則貞而不諒之諒。所謂不擇是非者。恐未免相犯。且本註凡事苟且。內亦兼有不明之意。第執持之說。則自宜主信而言耳。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按此亦孟子惓惓行道之思。偶觸於正子。而不覺情見乎辭。為政二字須着眼。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平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按此以孟子之否而知之。對下

好善優於天下看。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按緣丑意中祇知有三者耳。味然則口氣疑團已伏於前矣。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集解好善本樂正子之為善人來。善與善相投。自無有不。好者須在其為人處見之。○好善不主定好人之強力智。慮多聞乃實見得善之可欲。深嗜篤好。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按上已明言正子之為人。其為好善自無疑矣。足乎之問。乃疑其不足以為魯政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纂疏善取於已。則有盡。善取於人。則

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集解優對上足字言足尚是僅足優則恢恢乎有餘裕矣天下對魯而言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况魯國此正貼樂正子說或謂優於天下說得好善大了恐非正子所能當不知好善之量正樂正子之所長惟其優於天下此孟子所以聞之喜而不寐也下節方畧推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集解此與下節一正一反總

用夫苟字起自是樂說之詞好善不好善俱要切相天下者言四海千里等字乃不落空講好善處須見得善中能盡為治之本末輔吾德者其本也資吾治者其末也兼收博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強智多聞起見則仍是公孫氏心眼矣○翼註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忠益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說愚按主聽言說方與下節對針不但來告以善緊相關切也但用人意亦即在聽言中只渾說亦得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

乃所以為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說統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予既已知之矣正描寫他訑訑光景讒諂面諛之人正窺見也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予既已知之矣有何意味按此與輔氏同○蒙引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已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按此與輔氏異時講多有從之者然畢竟味短○紹聞編有訑訑之意於中即有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人皆望望然而去故曰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拒通

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

然也條辨因其不好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諂得而進之

者之國不可治則知好善者之優於天下此節只為上文

反觀耳愚按集註於此特拈直諫多聞與讒諂面諛反照愈可見好善斷不宜

主強智多聞識而言○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

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

自以為是則專已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說統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說統考仕於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

執一途而後就亦不執一途而槩去總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條辨陳子之問固疑孟子之難於仕而孟子所答却不就易仕一邊說只說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見可就則就可去則去一視乎道為從違非有心於難亦非有心於易下三節只要平看○集解陳子問仕專在就一邊說孟子增出去一邊陳子之意重在就孟子之意重在去

去雖因就而見然去即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苟於就其必各分三項者見聖賢無執一之行只看時義何如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

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却

則去之矣此亦舉孔子以見例不必粘定孔子說○蒙引敬而無禮者○按首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禮非為此接待虛文固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分明是志

敬而無禮者○按首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

禮非為此接待虛文固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分明是志

同道合欲以其所言者舉而行之如之何弗就將字不是說將然未然是一時傾信投合之機有固將如此者惟其如此所以不待禮貌之衰只言不行便自可去蓋就以此意者去亦即以此意君子自不肯負其初心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

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按節首雖未行三字極有味謂言雖未行而致敬有禮猶有欽慕吾道之

心則言或自是而行亦未可定則亦安得不就之至於并禮貌亦衰始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其所以必去也○或問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何如耳孔子皆嘗為之可以上下等之耶○邱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其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有

一樣非以別入品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

過之言

按行其道即上文行其言行道亦行也

所以可

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

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

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

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
○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死，則時可知矣。○正解：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是去意。○彙解：免死句在不久即去，上蓋本旨是言去就也。○集解：此雖受之有節，不久即去，與受享其祿不同。到底亦是受國君之養，故云「公養之仕」。○四書通：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

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

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

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

百里奚事見前篇。

集解：孫叔敖薦為賈之子，為賈嘗見叔敖於莊王，既而隱處。

海濱不仕，令尹虞丘薦之。王以車迎，遂相楚。鬻之說而此曰舉於市者，莊周亦言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則反牛自是實事，但自鬻要君則好事者之誣耳。○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說統發者奮起由已，舉者甄拔由人。此君相之別。○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例。總是困非不幸之意，下乃推其所以由困而亨。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虞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

徐思曠曰大任不若舜以下是也

是富貴莫錯看

集解故字承上文推開意在言外。將字必先字與所以字。緊相貫注以明天意之所在也。○精言苦其心志如操心危慮患深非尋常貧苦。空窮也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志慮鬱抑不得自伸也。

所為不遂多背戾也

集解行是據現成底行去為是作為有經營運用意聖賢行事原是正當

道理何嘗有一毫乖角但事多不順所為動輒齟齬故曰拂亂耳

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

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語類動心忍性者動

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

定則不為氣所動。輯語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

有次第然所以二字語氣直貫無折蓋動忍其心性而

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按三平固可然即謂

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人到底撞頭不起原非豪

傑也。愚按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此段意思不是聖賢

天亦無從。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只是要事

安放得着。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

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

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

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

落。墮去也。慶源輔氏曰人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

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

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

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新安陳氏曰舜太

聖人未必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

生長富貴而兢業自持亦是苦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垂教萬世亦是天降大任按此雖旁義自是通論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太率也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恒多也橫不順也

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

後能改下文作與蓋不能謹於平日此補得故必事勢窮

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

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

警悟而通曉也語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翼註困於心是抑鬱不

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達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徵發者方知看過故言喻慶源輔氏曰才言恒過

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

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

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

事理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固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

則下愚而已徐巖泉曰全要在中人以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

困衡是過覺於人喻是覺平日之所不能覺按一然後

徵發是過彰於人喻是覺平日之所不能覺按一然後

兩而後須重看見得過亦正非偶然人日在過中而無見

過之一日最是生大不幸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

進步困衡徵發是跌脚而後轉步徐自溟曰到得能作

能喻亦可以聖可以賢而可以太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孟子集註

告子下

七

敦復堂

此言國亦然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故推言在國亦然。

法家法度

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

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乃尊貴鯁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右之士。有疎戚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巫臣在晉，子胥在吳，皆外患也。○條辨：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之當道，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於偷安。縱欲此國之所以恒亡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矣。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

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厄窮困躓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紹聞編：今人多以憂患為逆境，安樂為順境，不知生入乃在憂患，死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存其戒慎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滋其怠肆之意，此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為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乎此。○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即以此立言。全要得警悟人意。

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死言死。

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弱於安樂而自絕焉。爾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

